

布莱姆·斯托克/著 李 婕/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七星堡石

THE JEWEL OF SEVEN STARS

从《暮光之城》回归《德拉库拉》

布莱姆·斯托克塑造的吸血鬼形象铸就其

不可颠覆的恐怖小说鼻祖地位

以其名字命名的布莱姆·斯托克奖，是恐怖小说之最高奖

斯蒂芬·金曾六次获此殊荣

恐怖小说宗师布莱姆·斯托克作品珍藏集



Dark Clouds in the Sky
It becomes colder
Crows flying like Shadows

七星宝石

THE JEWEL OF SEVEN STARS

布莱姆·斯托克/著 李 婕/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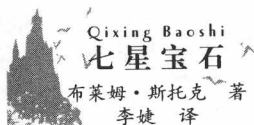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星宝石 /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 (Stoker, B.) 著; 李婕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411-2865-3

I. 七… II. ①布…②李… III. 恐怖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5024号



出品人 黄立新

策划 胡焰 朱兰

朱兰 (邮箱: 441917894@qq.com)

责任编辑

李亚南 (邮箱: 373143057@qq.com)

责任校对 韩华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任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7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09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865-3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第01章 深夜急召

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真实，以至于我几乎不敢相信它曾经发生过。每个情节都似乎不像毫无准备，倒像是早有预谋。我的记忆似乎在搞恶作剧，交织着痛苦与快乐，五味杂陈。这才构成了酸甜苦辣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才会成为永恒。

随着船桨的一起一落，轻舟划过平静的湖面，穿过垂在湖面的柳条和树荫的倒影。我站在晃悠悠的小船上，她则静静地坐着，用灵巧的手指拨开那些零星的小枝条或挡住那些弹回的柳条，以免自己被划伤。湖水在柳条的映衬下呈现出金棕色，绿荫覆盖的河岸就像块祖母绿宝石。我们坐在阴凉处，周围的嘈杂和令人昏昏欲睡的嗡嗡声交织在一起，这世间的诸多烦恼和喜悦，全然抛在了脑后。

在那乐而忘忧的独处时光中，这位年轻女孩抛开了一贯的端庄，梦呓般向我诉说她孤独的新生活，低沉悲伤的声音让我感受到了在那所大房子里，她跟她父亲以及每一个亲属之间有多么疏离。那段时间里我们彼此无须信赖，无须同情，甚至连她父亲的脸，仿佛都已经很遥远了。我的智慧和多年的经验在她身上再次起不到任何作用。一切似乎跟我毫不相干，“我”个人无权过问，仅需要倾听而已。时间一点点流逝，好似永无止境。在神秘的梦境里生活融合并翻新，改变的同时又保持着本质，好比赋格曲中音乐家的灵魂。这样的记忆让人在梦境里一次又一次沉醉。

似乎永远不可能天下太平。伊甸园里的蛇都想觊觎智慧之果。雪崩打破了夜的宁静美好，突如其来的洪水令人惊恐万分，叮当作响的警报席卷了睡梦中的美国城镇，远处船桨的咿啷声在海面回荡……这一切破坏了伊甸园的祥和安宁。头顶上的绿荫缀满了钻石般星星点点的阳光，似乎在船桨的节拍中微微颤抖，不安分的钟声似乎永无休止……

突然，令人讨厌的声音灌入耳朵，所有的睡意都被惊到了九霄云外。原来，是有人在不停地敲某家的门。

我早就习惯了这吉门街不能隔音的房子，通常不管邻居们怎么吵，我丝毫都不会受到影响，无论我是熟睡抑或清醒。但这个声音是如此锲而不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专横霸道，让人无法忽视。这无休止的声音背后掺杂着某种不安分的成分，而这成分中又透出某种压力或者说是需求。我全然不是自私之人，考虑到可能有人有求于我，我挣扎着起了床。下意识地看了看表，不过才三点钟光

景；沉沉晨霭给我的绿色百叶窗镶上了一道灰白的边，映衬得我的房间光线更暗。显然这恼人的敲门声来自于我的房门，而且没有一个人被这声音惊醒，没有一个人应门。我套上睡袍，趿上拖鞋，下到门厅。门外站着一个衣冠楚楚的马夫，他的一只手始终摠在门铃上，另一只手则不断叩着门环。他看到我后即刻终止了闹声，一边对我摘帽致敬，一边从他兜里掏出了一封信。门对面停着一辆整洁的马车，马儿呼吸粗重，似乎是跑得太快所致。一个警察定定地站在那儿，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场景，夜视灯仍然在他腰间闪烁。

“抱歉，打扰您了，先生，但我的事情非常紧急，我只得一刻不停地叩门环摠门铃直到有人应为止。我想请问您，麦尔肯·罗斯先生是住这儿吗？”

“我就是。”

“这信是给您的，马车也是为您准备的。”

我怀着极大的好奇接过了他递给我的信。曾做过律师的我，当然遇到过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包括突如其来需要占据我时间的各种要求，但是这种情况还从未发生过。我退回门厅，关上房门，并未完全合上它而是留了一条缝，然后我开了灯。这封信出自一个陌生女子之手。它直入主题，略去了诸如“亲爱的先生”之类的称呼。

“你说过如果我需要，你会来帮我；我相信你能够说到做到。没想到这一刻这么快就来了。我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向谁求救。我担心有人想谋杀我父亲；虽然谢天谢地，他还活着，但是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我已经派人去请了医

生和警察，但是这儿没有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如果可以的话，马上到我身边吧，原谅我的这个不情之请。或许等我清醒过来我能意识到我在做怎样荒唐的请求，但是现在我顾不得那么多。来吧！马上上来我身边！玛格丽特·崔罗尼。”

我悲喜交加地读完了信，心里想得最多的是她有麻烦了，她需要我，令我魂牵梦萦的姑娘她需要我！我叫住了那马夫：

“等等，我马上就来！”我飞奔上楼。

以极快的速度梳洗完毕后，我们快马加鞭地出发了。这是个集市的清早，当我们到达皮卡迪利大街时，西方驶过来了川流不息的马车群，其他地方的路况倒还良好，我们飞速前进着。路上我把马夫叫进了车厢，让他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他显得很拘谨，说话的时候始终把帽子放在膝盖上。

“崔罗尼小姐派了个人通知我们马上备车，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她亲自来了，给了我这封信，并告诉摩干，就是那个马车夫，让他飞奔去找您。她说要一刻不停地敲门直到来人为止。”

“对，我知道，我知道，你已经说过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她要写信给我？她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太清楚，先生；我只知道在主人房间发现他时他就没有意识了，床单上全都是血，他的头上还有一处伤口。”

“她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发现她父亲呢？那已经是深夜了吧，我猜？”

“我不知道，先生，我对具体的细节一无所知。”

无法再从他那儿了解更多，我停下马车，让他走出包厢；我独

自坐着，细细地思索着整件事情。我有很多疑问可以问这个仆人，在他出去后有那么几秒钟我很气自己为什么不把握机会。但随后，我很庆幸这欲望已经消失了。我觉得与其问这个仆人，倒不如由崔罗尼小姐亲口给我解开疑团。

我们飞快穿过莱特大桥，这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发出的小小噪声在清晨的空气里听起来很沉重。我们转向了肯森登宫路，很快便在一所大房子前面停了下来。这房子位于我们左手边，在我看来，比起这大道尽头的肯森登宫，诺丁山离这所房子更近。无论从面积或是建筑风格来说这都是所漂亮的房子。即使是在灰暗的光线让一切物体缩小了尺寸的清晨，它看起来依然很宏伟。

崔罗尼小姐在大厅迎接我。她毫无羞怯之色。看上去她似乎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周围的一切，更值得注意的是她非常激动，而且脸色像雪一样苍白。大厅里还有很多仆人，男士聚集在门边，女士挤在了更远的角落和门道里。一个督察刚刚和崔罗尼小姐谈过话，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站在她旁边。当她冲动地抓起我的手时，眼睛里闪现出了一丝安慰，她轻轻地舒了口气，开场白极为简单：

“我就知道你会来！”

紧握的双手意味着很多，即使它可能并不打算表达什么特别的含义。崔罗尼小姐的手好像陷进了我的手中。这并不是说她的手小，那是一双漂亮的、灵巧的手，纤长的手指——可真是一双罕见的漂亮的手，而是一种下意识的依赖。尽管这时我无法细思席卷我的兴奋究竟源于何处，但很快我又再次有了这种感觉。

她转向督察介绍道：

“这是麦尔肯·罗斯先生。”

督察向我致敬后答道：“小姐，我认识麦尔肯·罗斯先生。可能他会记得我曾有幸跟他在布莱克丝登造币案中合作过。”

起初我并没有认出他是谁，我的满门心思都在崔罗尼小姐身上了。

“当然，德兰督察，我记得很清楚！”我握着他的手说道。我注意到我和督察这种熟稔的关系看上去能带给崔罗尼小姐一点安慰。她神情中的不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直觉告诉我如果她单独跟我谈谈可以减轻她的窘迫。于是我对督察说：

“能让我单独和崔罗尼小姐聊几分钟吗？当然，她已经把她所知道的都告诉了您；如果允许我提一些问题会有助于我进一步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可以的话稍后我会跟您讨论这件案子。”

“乐意为您提供方便，先生。”他热心地答道。

跟着崔罗尼小姐，我走进了一间雅致的房间，这是个位于房子背面的房间，门口朝向大厅，从这里可以一览花园的美景。我们进到房间，我带上门后她说：“以后我再感谢你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眼下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

“说吧，”我说，“告诉我所有你知道的，一丁点儿也不要省略，无论在现在看来有多么微不足道。”

她继续道：“我被一阵响动惊醒，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知道它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发现我醒了，心剧烈地跳动着，焦急而又留心地听着我父亲房间传来的响动。我和父亲的房间紧挨着，

通常在我睡前我都能听到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声音。他晚上常常会工作到比较晚，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很晚，所以有时当我很早醒来，或者天色还未破晓时，我仍能听到他在踱步。我曾尝试过一次跟他抗议不能熬夜到太晚，这对他的身体没有好处；但是我再也没有勇气试第二次。你知道他有多么冷酷无情，至少你应该记得我跟你提到过他：当他彬彬有礼的时候他十分可怕，而他愤怒发火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才正常。当他行动缓慢、从容谨慎、抬起嘴唇的一侧露出锋利的牙齿时，我却觉得——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昨晚我轻手轻脚地起了床，蹑手蹑脚走到门口，真的很怕打扰到他。没有一丝响动，也没有任何哭叫；但是有一种奇怪的拖沓声，和一阵缓慢、粗重的呼吸声。噢！站在黑暗和静谧中等待并害怕——我也不知道害怕的是什么，那真是可怕极了！

“最后我鼓足勇气，尽可能轻地转动门把手，把门打开了一点。房间里面很暗，我只能看清窗户的轮廓。黑暗中那呼吸声变得更清晰，令人毛骨悚然。我仔细听着，这声音仍然在持续。我使劲把门推开。我担心要是我动作慢了一点，可能门后就会有一些恐怖的东西准备好了来突袭我！我开了灯，走进房门。我先看了一眼他的床，床单很凌乱，我父亲应该在床上躺过，床的中央有一大片暗红的印记，看到这片蔓延到了床沿的暗红，我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我感到那阵恐怖的呼吸声飘过了房间，我的目光追随着它。父亲向右侧蜷成一团，右手压在身下，像是被抛尸在那里。血迹从床上一路蔓延下来，父亲倒在一片血泊中，我埋下身检查时，那片血闪现出可怕的猩红色。他躺的地方正好在大保险箱的前面。他穿着睡

衣。左边袖子破了，露出他伸向沙发外的裸露的手臂。那看上去——噢！太可怕了！到处都是血，他腕上的金手镯周围的肉都烂了，还有很多伤口。我从来不知道他戴着这么个东西，这真让我吃惊。”

她停顿了一下，我想分散她的注意力，于是说道：“噢，你无须感到惊讶。你可能没有见过男人戴手镯。我曾见过一个法官在宣判别人死刑时，他举起的手腕上就戴着个金手镯。”她似乎并没有听进去我说的话；但不管怎样，这停顿的一刻让她缓和了一些，她声调平稳地接着说：“担心他流血过多死亡，我赶紧呼救。我拉响铃，又跑出房间尽我所能地大声呼救。应该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虽然对于我来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一群仆人跑了上来，然后又是一群，直到整个房间都被无数双注视的眼睛、凌乱的头发和各式的睡衣填满。

“我们把我父亲移到沙发上。管家格兰特夫人，那个看上去从来只关注她自己的人开始查看这血来自什么地方。很快我们发现是他裸露的手臂在流血。靠近他手腕的地方有一道很深的伤口，不像是刀划的，倒像被撕裂过的锯齿形状，看上去已经伤到了静脉血管。格兰特夫人用手帕包扎了伤口，并把它跟一个银制切纸刀紧紧绑在一起，血似乎马上就止住了。这时，我仿佛清醒了过来，至少一部分理智已经苏醒；我打发了一个仆人去请医生，又叫了一个去请警察。他们走后，我觉得除了那些仆人，房间里就剩了我一个，我搞不清楚情况，对我父亲如此，对其他任何事亦是如此。我强烈地渴望能有人来帮我。后来我就想到了你，想到那天我们泛舟湖上

时你对我说的那些话；来不及细想，我告诉仆人赶紧准备马车，我自己则草草写了个便条给你。”

她又停住了。我不想说我此刻的心情。我看着她，我想她能理解，短暂的四目相接后她害羞地垂下了头，脸颊红得像娇艳的牡丹。深吸了一口气后她继续着她的故事：“医生到来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马夫到他家里告诉他后他就飞快地跑来了。他给可怜的父亲弄了一根专门的止血带，又跑回家去拿医疗器械了。我想他应该马上就要回来了。然后又来了位警察，报告给警局不久后督察就来了。然后你也到了。”

长时间的静默，我壮着胆子抓起了她的手。没再多说什么，我们打开门走向督察。他冲过来，边走边说道：“我已经亲自检查现场了，还发了封信给苏格兰场。罗斯先生，您知道这个案子太奇怪了，我想我们最好找来刑侦部门的专家。所以我写信叫道警长马上过来。您记得他的，那次在霍克森登的美国投毒案。”

“噢，是的，”我说，“我记得很清楚；除了那案子之外，我们还合作过好几次，他的敏锐和才能都使我受益匪浅。他的思维十分清晰。当我为被告辩护，证明我的当事人是清白的时候，我很高兴由他来反驳我们！”

“这真是极高的评价了，先生！”督察高兴地说，“我很高兴您赞同我的做法。”

我由衷地答道：“再好不过了。我毫不怀疑你们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和说法！”

我们上到崔罗尼先生的房间，一切正如他女儿所描述的那样。

有人在摁门铃，随后一个男人被引了进来。这是个年轻的鹰一样的男人，犀利的灰褐色眼睛，前额凸起，中庭饱满，像一个思想者。他打开了他随身提的黑包。崔罗尼小姐帮我们互相引荐道：“这是温彻斯特医生，这是罗斯先生，那位是德兰督察。”我们相互致意后他马上开始了工作。我们都等待着，焦急地看着他一步步处理伤口。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德兰督察全神贯注地盯着伤口，最后他把结论记录在了笔记本上。

“看，左边手腕上有好几道平行的割伤或抓伤，好些地方还伤及到了桡动脉。”

他转向崔罗尼小姐说：“你觉得我们应该弄开这个手镯吗？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戴得这样松，完全可以顺着手腕掉下去；但是稍后病人可能会感觉好点。”这个可怜的女孩脸刷地一下就红了，她小声答道：“我不知道。我——我是最近才搬来和爸爸一起住的，我不怎么了解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思想，恐怕很难判断。”医生锐利的眼神瞟了她一眼，然后非常和蔼地说：“抱歉！我不知道。但是请你不必这么悲伤。眼下我们可以不动它。我会承担责任的。要是以后需要把它解下来，用把锉刀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办到。无疑你父亲把它弄成这样有他自己的用意。看！这上面还有把小钥匙……”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停下来，弯下腰，接过我手中的蜡烛凑近那个手镯。随后又叫我把蜡烛举在同样的位置，他则从兜里掏出一个他调节过的放大镜。仔细查看了一番之后他直起身，将放大镜递给德兰督察，说：“您最好自己看看。这不是普通的手镯。它是由三层钢制成的；看，这里是接缝。显然这东西不可能轻易就被弄下来，我

们需要一把不同寻常的锉刀。”

督察弯下他高大的身躯，但是并没像医生那样跪在沙发边凑得那样近。他极小心精确地检查着这个手镯，慢慢旋转不放过每一个点。然后他直起身把放大镜递给我。“你看过后，”他说，“要是小姐愿意的话，让她也看看。”然后他开始详细地在他的笔记本上作记录了。

我做了点小小的变动。我将放大镜伸向崔罗尼小姐，说：“要不你先看？”她退了几步，连连摆手，激动地说：“噢不！爸爸没说过要给我看这个。没有他的允许我不能看。”担心她的话可能会冒犯到我们，她又补充道：“当然你们看看是对的。你们得检查所有东西，考虑所有因素；而且事实上——事实上我很感激你们……”

她别过头，我能看到她无声地哭了。我看得出即使她是如此担心和忧虑，但更懊恼她对她父亲如此的不了解；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在众多陌生人面前表露了出来。即使是男人也很难承受这样的窘迫。我想她应该庆幸没有女人在场——因为这种时候女人比男人理解得更透彻。

当我查看完毕起身后，医生又从长椅边走过来继续检查了。德兰督察凑在我耳边说：“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医生真是幸运！”我点头同意，正准备说点什么附和他时，门外传来一阵轻轻的叩门声。

第02章 古怪的命令

德兰督察轻轻走向门边，其他人等待着。我们自然而然把他当成了房间的管理者。他先只是把门开了一点，然后便放松地拉开了门，一位瘦高个儿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那是一个有着尖利的下巴和轮廓分明的脸的男人。他用明亮的眼睛迅速扫了周围一眼。他一进来，警官就伸出了手，两个人激动地握在了一起。“收到您的信我就立刻赶来了，长官。很荣幸您还这么信任我。”

“我一直相信你。”督察由衷地说道，“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些我们在鲍街的日子！”然后没有任何客套话，督察开始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这位新来者。德兰督察十分了解他的工作，把必要的信息都告诉他了，并讲述得很详细。因此道警长只问了几

个问题——很少几个——便于他理解案件详情的的问题。道警长的眼神在督察、屋里的每一个人、每一部分以及躺在沙发上毫无知觉的伤者身上逡巡。

督察讲述完后，道警长转向我说：“先生，或许您记得我。我们合作过霍克森登的案子。”

“我记得很清楚。”我边说边伸出手来。督察再次说道：“道警长，你知道，这个案子由你全权负责。”

“我希望能跟您一起办，长官，”他打断道。督察微笑着摇了摇头：“我看这案子一时半会儿结不了，要耗费一个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我有其他事要做；但是我很有兴趣，如果有什么地方帮得上忙的我会乐意效劳。”

“好吧，长官。”道警长说道，他敬了个礼接受了任务，随后便立刻展开调查。

首先，他走向医生，请教了医生的姓名和住址，并让他写一份完整的报告，以便需要时交给上司。温彻斯特医生庄重地答应了。接着警长靠近我，压低了嗓门说：“我很欣赏这位医生。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他又转向崔罗尼小姐请求道：“请把您父亲的情况告诉我，把您知道的都告诉我。他的生活方式，生平——任何他感兴趣或是关心的事。”我正准备打断他，告诉他崔罗尼小姐已经说过她对父亲的事一无所知时，她抬手示意我让她自己说：“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都已经跟德兰督察和罗斯先生说过了。”

“哦，女士，我们不能要求过高。”警长亲切地说道，“我要先

查看一下。您说您是在门外听见房间里有响动的吗？”

“我是在我的房间里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事实上这肯定就是吵醒我的声音。我马上走出房间。父亲的房门是关着的，我能看见楼梯平台和顶部转角。如果有人从房间里出来，我不会不知道。您是这个意思吧。”

“小姐，我的确是这个意思。如果每个人都能把所知道的一切详细地告诉我，我们很快就能揭开谜底。”

他又走到床边，仔细看了看，问道：“床动过吗？”

“据我所知没有。”崔罗尼小姐说道，“我会问问管家格兰特夫人。”她又补充了一句，并按下铃。格兰特夫人很快到了。“进来。”崔罗尼小姐说，“格兰特夫人，这位先生想知道床被动过吗。”

“我没有动过，小姐。”

“那么，”崔罗尼小姐对道警长说道，“床没有被任何人动过。我和格兰特夫人一直都在这儿。我警告过任何仆人都不能靠近床。您看，父亲就躺在大保险箱下，大家都围着他。我们很快把他们都支开了。”警长用手势示意我们都走到房间另一边去，他则拿着一个放大镜检查起床来。他仔细地查看着床单的每一个褶皱，检查完后又把它们恢复原样。接着他又用放大镜检查床边的地板。血从床边滴到地板上，地板的纹理里都浸上了斑斑血迹。他跪在地板上，一寸一寸地仔细察看，以免破坏地板上的痕迹。他顺着血迹，发现大保险箱下面刚才伤者躺的地方有块血污。他察看了污点周围的一些地方。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引起他特别的注意。接着，他检查了保险箱前面，锁周围，门两侧的底部和顶部。特别是前面那些他们动